

【行走齐鲁】

运河防务碑见证山东运河漕运



▲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运河古码头遗址。

□郑学富

在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的黄林庄,曾出土一通碑,名为“运河防务碑”。现此碑立于台儿庄运河南岸的运河公园内,并建有碑亭,外罩玻璃保护。从中可见证台儿庄在南北漕运中的重要地位。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跨越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成为连接南北方的重要交通运输干线。京杭大运河原先不流经台儿庄,是从济宁沿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南四湖之西侧,经徐州与黄河交汇,然后借不老河转入邳州,借徐州至淮安一段黄河行运。但黄河时常泛滥,导致漕运常常受阻,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明隆庆三年(1569年),黄河在沛县决口,运河河道淤塞。都御史翁大立多次倡议开通洸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奉旨在微山湖东口向东开渠45里,引微山湖水,经彭河与洸河接通,可泄洪水,但是河道又窄又浅,不能行船。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总河刘东星沿其河道,开挖万庄、顿庄、侯迁等处,洸河开始疏通。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刘东星又将原河槽加宽加深,以求通航,但是因地下多砂礞,工程艰巨,未能如愿。次年,刘东星继续主持开浚,又在运河上修建巨梁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草闸。是年,京杭大运河改行台儿庄境内的运河河道,十分之三的漕船航行于洸河。但是,由于河道尚浅,大船难以通行。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在沛县等地决口,“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总河李化龙主张继续大开洸河。次年,由李化龙主持,自夏镇李家口引水,经南阳新河往东南沿彭河至韩庄湖口,东出经良城、万庄、台儿庄等地,下至邳州直河口,开浚260里,尽避黄河之险。并建有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八座斗门式船闸。各闸开挖越河一道,以备泄洪和蓄水,利于通航。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总河曹时聘主持扫尾工程,至此新开洸河全线畅通,徐州至邳州段的“借黄行运”航道则逐步废弃。

京杭大运河上的粮船皆行于洸运河,每年通行船只达7700多艘,台儿庄运河成为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交通命脉。明朝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400万担,以资京师,为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足见台儿庄运河的历史地位和经济作用。

运河通航后,为台儿庄带来了发展机遇。运河之上百舸争流,舟楫如梭;台儿庄城内商贾云集,夜不罢市。台儿庄遂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重镇,水旱码头,人口达到数万人。台儿庄从城西门至小南门,连绵建有十余处码头,成为兖州和徐州两府之间的一个大都会。《峄县志》说:“台庄濒运河,商贾辐辏,圜匪栉比,亦徐兖间一都会也。”又说:“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

我国漕运起源很早,秦汉就已有之。到了明代,运河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元

代以来的海运改为漕运,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设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674万石,成化八年(1472年)始规定岁运400万石的常额。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21.4万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明朝极为重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运输,加强了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持。后来为强化沿线治安,废除漕运使,设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12.76万人,运船1.17万只。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半壁江山。

洸运河开通以后,促进了漕运的发展。但是沿线治安状况堪忧。从微山湖湖口至江苏骆马湖这段运河,由于地处鲁苏两省交界区域,行政管理交叉,一度盗匪横行猖獗,官船和商船经常被抢劫。为加强这段运河的管理,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峰县设管河县丞一员,在台儿庄设闸官署。次年,扬州道在台儿庄设巡检司,领韩庄至邳州运河段260公里之河务,兼理地方治安。到了明朝末年,尽管崇祯皇帝很勤奋,但是“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各级官吏贪污腐败严重,漕运陋规甚多,各种税费多如牛毛,无疑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船民不堪重负,以至于闹漕、哄漕、哄仓、抗粮事件层出不穷。

运河漕运伴随着明朝末年风雨飘摇而黯然无色。面对各地蜂拥而起、威胁皇位安稳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已经无力镇压,更顾不上运河上的毛匪小盗了,所以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二月,由钦差督漕御马监杨疏名报经朝廷批准,在运河漕运防务重地台儿庄立下一通“运河防务碑”,其主要目的是震慑运河沿线活动频繁的“土寇水贼”,以期扭转漕运治安混乱的局面。从此可见明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运河防务碑碑高2.68米,宽1.18米,厚0.35米。立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二月,碑额雕龙,其中半个“聖”字清晰可辨。自唐开始,凡由皇帝下令或朝廷批准建立的碑、坊、庙、祠等,皆书“圣旨”于其上。内容为地方官吏呈朝廷奏疏及其批复,记录了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沿河一带农民、船夫揭竿而起的情况,以及地方官吏采取的防备措施等内容。大意为:在京杭运河淮阳所属,大约南自清河县起北至台儿庄止的三百余里地域,尤其是黄河、骆马湖一带,“民穷盗起”,数以万计的“土寇水贼”布满河湖,昼夜活动,干扰过往官商市民,经常劫掠官银船只,对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这一咽喉要道及过往船只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保障连接南、北二京漕运的通畅,维系水路治安,建议朝廷尽快铲除漕河上的这一大隐患,允许建立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可以在黄河、骆马湖一带运河沿岸修筑墩台,上架鸣钟报警,一台鸣钟,声闻左右,依次相鸣,众兵可以立至,联合抵御。

到目前为止,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尚没有发现第二个运河防务碑。可见,台儿庄在明朝已经是运河漕运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运河防务碑也是京杭大运河上遗存的重要历史文物,为研究运河文化、漕运经济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吏治和社会现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佐证。

【民间记忆】

难忘种地瓜



□高秀花

庄户人就像庄稼,土里生,土里长,最终还得回到土里。穷人家孩子能干活了,就在土里刨食吃。地瓜就是从土里刨出来的食粮。

上世纪50年代,每年春分后,俺家就开始打火炕,准备培育地瓜苗。在天井里开一块地,长约六米,宽约两米半。垒一堵墙,两侧用门板挡上,中间用约三十厘米长的木棍撑住,下面用两条绳子拴住。里面填土,用木夯或石夯砸土,砸完一层,再加一层,直到墙高一米。再挪地方,接着第一板,垒第二板、第三板,一直围着火炕一圈。在围墙中间挖一米宽、半米深的小沟,沟上盖高粱秸,涂一层大泥,再铺农家肥,最后盖一层土。然后在上面斜着摆地瓜种,瓜蒂朝上。摆完盖上一二寸厚沙子,把空隙填实。

拿温水浇一遍,浇透。沙子上盖豆叶或麦糠,盖到和围墙一样高,最外面搭个架子,蒙上麦秸编的厚草帘子。地瓜炕两头,墙外挖一个能蹲下人的坑,墙上掏一个上圆下方的小口,好给地瓜烧火增温。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烧三四斤干草。烧完把小口封上,保温。早上烧南头,晚上烧北头。不到清明,地瓜开始出苗,苗出齐,停火。阳光好,打开草帘子,小苗晒太阳,长得快。

给地瓜育苗不简单吧,工序蛮复杂哩。如今看地瓜不金贵,可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救命的口粮,必须好好照料。

谷雨前,小苗长到一拃高,开始拔苗。把木板子横向支在两边墙上,人坐在板子上干活,两个人一边一位,一条腿搭在墙上,另一条在板子上,可以够到中间的苗。洗去苗上的沙子,放在瓦盆里,码好,用湿布包着根,免得被风吹干。起初几次拔得少,等苗出齐,一次能拔好几大盆。全家人清点苗子,一百棵一捆,用草绳绑好。我八九岁就开始给家里洗苗、数苗,对这个过程比较熟悉。第二天天不亮,大人担着地瓜苗去赶集。价格高的时候,能多卖点钱补贴家用,也买点鱼虾犒劳一下家人。

长势最好的苗子基本都卖掉,最后留着差些的自己种。打地瓜垄,不能施化肥,否则只长蔓子不长地瓜,必须施农家肥。用小镢刨成小垅,株距七八寸。左手拿一把苗,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一棵,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一起在垅里挖土,把苗埋好。浇上水,把垅边土埋平,按实。每一棵苗都这么秧。小满前后,天暖和了,苗长得快。麦收后,蔓子长到三四尺长,薅出好多杈子来。

芒种后收割了小麦,该秧秋地瓜了,我们把春地瓜的蔓子剪成若干小段,趁着下雨,及时栽到垄上,芽朝上,埋好泥。水分充足,小苗很快长起。成家后有一回下着瓢泼大雨,电闪雷鸣,我和孩子他爹戴着草帽下地秧苗。满坡看不到人家的影子,俺俩急三火四地干,淋成落汤鸡,浑身泡在水里。干了几个钟头,等于平常干几天的成果,效率很高,可是累坏了。

到夏至,垄上长满杂草,比如石头蔓子、斜鲜头、马齿苋、苦菜、婆婆毛等等。它们又嫩又绿,倒是好看,可是为了地瓜苗茁壮成长,不能由着野草争夺养分,忍痛割爱。至少要锄两三遍,才能保证地瓜苗不受威胁。每下一场雨,要把地瓜蔓子翻一遍,不然地瓜蔓爬满地,生出新根扎在地里,生命力被新根分散了,主根孕育的地瓜长不大。

春地瓜,在秋分后收获,生长期近半年。霜降前后,收秋地瓜,生长期四个多月。先用镰刀把蔓子割掉,用大镢刨地瓜,小心别把地瓜皮碰破,破了皮,就不好储藏。不小心破皮的地方,干后成个疤,放湿润的窖里还行,放屋里越干巴越厉害,长个很厚的大疤,发苦,有毒,只得扔掉,怪可惜。地瓜从地里刨出来,皮是淡淡的红色,一棵苗能结六七个地瓜,少的也有四五个。地瓜放成一排一排,很壮观,像一条条红色长龙。春地瓜长得比秋地瓜大,在地里头就把地瓜撑出大裂纹,地瓜也就露了脸,最大的有六七斤。它们尾部浑圆,水分少,面多,很甜,吃着瓜干。煮像栗子。

地瓜收多了,吃不完,用马镰(又叫擦铤)切成薄片,晒干,存起来,煮着吃,或者打成粉和白面、玉米面等做成馒头、窝窝头,都好吃。有生产队时分春地瓜,俺家一次能分三四百斤。我们连夜擦成地瓜干,放在闲地上晒干,摆在高粱秸或者石头上更好,有空隙干得快。扎堆晒地瓜干,家家户户连成片,远远望去成了雪的海洋。太阳好的时候,晒三天就干得差不多了,忙着拣回来,放在院子里再放放风。晒五六次,就能晒好多地瓜干,煮着吃,洗的时候又省劲,又省水。看到辛苦的劳动结了果实,再吃到嘴里,嘴里甜丝丝,心里美滋滋。



运河防务碑碑亭